

臺灣與中國郵票裡的中國文字設計與書寫*

黃猷欽**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摘 要

自 1840 年英人首創郵票與近代郵政以來，郵票即被視為代表一國政治、歷史與文化等諸多面向的「國家名片」，而郵票上的國號銘記正是用來辨識郵票的發行國，以方便全球郵遞人員寄送郵物。1949 年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以發行郵票的方式，持續對國內外宣傳自身為中國政權的唯一合法代表。其中，中國文字因其獨特的書寫方式與造型，致使兩地政權皆利用中國文字的視覺形象和書法傳統，來表述各自對中國政治與文化特色的觀點。

本文將針對兩岸自 1949 年以來所發行郵票上的「文字」設計進行探討，一方面分析中國文字本身所具有的視覺政治符號性質，另一方面則檢視雙方利用政權領導者的書法題詞做為郵票設計，因而呈現出對中國固有文化的意識形態差異。以下四個議題將成為探討的重點：(一)作為代表郵票發行國的國號銘記的字型——特別是「美術字體」——在集郵界所引發的討論與爭議；(二)中文字造型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功能與意涵；金石書法藝術作為一個想像的中國文化／政治載體，體現在；(三)毛澤東書法所象徵的新中國意象，以及；(四)蔣介石書法、上古文字與歷代書法郵票背後所隱喻的傳統中國文化價值觀。

關鍵詞：郵票設計，國號銘記，字型，書法，毛澤東，蔣介石，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 感謝我的老師 Craig Clunas 長期以來對作者從事郵票研究的指導與建議。本文為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97-2410-H-369-005-）之部分研究成果，並曾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主辦之「筆墨之外——中國書法史跨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謹在此向以上機構、與會者及《清華學報》兩位匿名評審致上謝忱。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djames1973@hotmail.com。

一、前言

迄至今日，錢幣和郵票仍是一個國家正式發行最重要的兩種視覺圖像，其中所包含的官方政策與意識形態會不斷地向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進行宣傳。然而錢幣圖案的更替不若郵票發行次數頻繁，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才會改變圖案設計，而郵票則是平均每兩個星期就發行一套，也因此，郵票獲得許多稱號，像是「國家的名片」、「國家的縮影」或是「一個國家的小型百科全書」等，其內容廣涉政治體制、經濟建設、社會發展、自然環境、歷史文化和科技娛樂等主題，幾乎對一個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了全面性且甚至是即時性的描述與建構，郵票與官方意識形態的關係密切可見一斑，也因此對郵票作視覺分析或文本解讀，皆有其相當的學術研究價值。

一般提到郵票，不外乎有兩種聯想，一是郵票作為日常生活預付信件或包裹郵資憑證的實用功能，二是作為一種休閒娛樂或古董投資的集郵行為。至於學術界對郵票研究的興趣，則多集中於郵票作為宣傳品（propaganda）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像是 1972 年 William A. Hoisington, Jr. 寫的一篇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法國維琪（Vichy）政權所發行的郵票的歷史與政治意義。^{（註 1）}此後，以郵票為對象的相關研究斷斷續續出現，一直到 2000 年之前，每隔數年才有零星學者對郵票感興趣，以類似「玩票」的性質發表相關文章。

至於從歷史和傳播理論角度來分析郵票，則要以法國史學者 Donald M. Reid 寫於 1984 年的那篇〈郵票的象徵意義：給歷史學家的研究素材〉最為重要。^{（註 2）} Reid 借用了政治學者 Harold D. Lasswell 的政治符號傳播理論—「誰／說了什麼／通過何種管道／向誰／產生什麼效果」（who/says what/in which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另外加上「利用何種符號？」（by means of what symbols）而形成基本架構。其中的「誰」指的自然是發行郵票的政府，利用郵

1. William A. Hoisington, Jr., "Politics and Postage Stamps: The Postal Issues of the French State and Empire 1940-1944,"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7.3(1972), pp. 349-367.

2. Donald M. Reid, "The Symbolism of Postage Stamps: A Source for the Histor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9(1984), pp. 223-249.

票這個「管道」，至於「向誰」和「產生什麼效果」，Reid 則以為因時空條件不同而有所變化，所以他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於這些郵票「說了什麼」和「利用何種符號」，他的個案研究對象包括：「青年土耳其革命」（Young Turk Revolution）運動前後的奧圖曼帝國（Ottomans），英國統治下的埃及政權和法國勢力所及的敘利亞和黎巴嫩政權。

然而，他所提出的郵票研究似乎並沒有太多迴響，一直要到 1990 年代初期，郵票的研究才出現契機。不過同樣的，這些研究彼此都沒有直接關聯，反倒像是獨立發展之下的巧合。首先是政治、社會與性別研究學者 Dennis Altman 在 1991 年，以「集郵者」的身分出了一本書叫《小紙外交：郵票的政治》。^(註 3) 在書中他系統性地將郵票研究的諸多面向一一點出，從郵票的發行計畫和設計，到郵票內容中的領土主權爭議和外交政策、國家認同與意識形態、國際性（internationalism）題材、郵票作為對內對外的教化宣傳品，以及郵票的美學設計和集郵市場的討論等，可以說將郵票研究的基本結構都搭架起來了。奇怪的是，後來研究郵票的學者卻很少提及這本著作，這極可能是因這本書總是被放在書店內的休閒娛樂區中的集郵分類架上所致。

1992 年，符號學者 David Scott 曾對 1849 年以後的法國郵票做了符號學式（semiotic）的分析。^(註 4) Scott 將他對郵票研究的根源溯及 1979 年就對郵票產生興趣的符號學者 Gérard Deledalle，他像 Deledalle 一樣援用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號學理論，在研究中分析郵票裡「國號」在不同政權時期的歷史演變，並對常用郵票（definitive stamp）中的三十多種「國族偶像」（national icons）加以分類及詮釋意義，以及透過對紀念郵票（commemorative stamp）性質的分析，帶入皮爾斯的符號三層意義解釋——圖像（icon）、標誌（index）和象徵（symbol），他在 1995 年完成了一本對歐洲郵票設計的符號學研究著作《歐洲的郵票設計：一個符號學的研究途徑》。^(註 5) Scott 對郵票的興趣——也許應該說是他對符號學以郵票作為研究對象的興趣，促使他到今天還持續

3. Dennis Altman, *Paper Ambassadors: The Politics of Stamps*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91)

4. David Scott, "National Icons: The Semiotics of the French Stamp," *French Cultural Studies*, 3, 9(1992), pp. 215-234.

5. David Scott, *European Stamp Design: A Semiotic Approach* (London: Wiley-Academy, 1995)

發表相關的文章，他同時也是嚴肅對待郵票研究、筆耕最勤的一位學者。(註6)

在研究郵票本身圖像和意義的同時，開始有學者研究集郵 (stamp collecting, philately) 的行為本身，探討集郵的商業本質或是社會教育功能；(註7)或是像 Jonathan Grant 針對蘇維埃政府早期 (1921-1939) 對集郵活動的控制作研究，他大量參考集郵雜誌等刊物的文本，分析集郵與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關係。(註8) 這些研究拓寬了郵票研究的路徑，加進參與者或說是郵票訊息的接收者的角色分析，漸漸深化郵票研究類型的可能性。

郵票研究者也會針對不同國家所發行的郵票，分別採取比較研究。1999年 Alexis Schwarzenbach 對比利時和瑞士的郵票作比較分析，他同時還討論紙鈔和錢幣上的圖案。(註9) 2002年 Alison Rowley 對1917-1941年間蘇維埃的郵票內容作分析。(註10) 同年 *Japan Forum* 上刊印了 Douglas Frewer 以人類學角度研究日本郵票中的國家認同議題，同樣採取符號學理論的路徑，同一期 Hugo Dobson 則探討日本郵票發行的決策單位與過程，分析日本官方如何利用郵票作為宣傳手段。(註11)

在2005年的 *East Asia* 期刊中，政治學者 Alan Wachman 和 Phil Deans 分別就中國和臺灣郵票裡的領土描繪和國族主義提出分析研究。(註12) 雖然就研究對象而言，本文與上述兩篇文章皆涉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郵票，然而

-
6. David Scott, "Indexical/Iconic tensions: The Semiotics of the Postage Stamp," *Approaches to Semiotics*, 127(1997), pp. 191-202. David Scott, "The Semiotics of the lieu de memoir: The Postage Stamp as a Site of Cultural Memory," *Semiotica-La Haye then Berlin*, 142(2002), pp. 107-124.
 7. Steven M. Gelber, "Free Market Metaphor: The Historical Dynamics of Stamp Collecting," *Comparative Studies on Society and History*, 34(1992), pp. 742-769.
 8. Johnathan Grant,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Philately in the Early Soviet Er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3(1995), pp. 476-493.
 9. Alexis Schwarzenbach, *Portraits of the Nation: Stamps, Coins and Banknotes in Belgium and Switzerland 1880-1945* (Bern, Berlin, Bruxelles, Frankfurt/M., New York and Wien: Peter Lang, 1999)
 10. Alison Rowley, "Miniature Propaganda: Self-Definition and Soviet Postage Stamps, 1917-41," *Slavonica*, 8.2(2002), pp. 135-157.
 11. Douglas Frewer, "Japanese Postage Stamps as Social Agents: Som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Japan Forum*, 14.1(2002), pp. 1-19. Hugo Dobson, "Japanese Postage Stamps: Propaganda and Decision Making," *Japan Forum*, 14.1(2002), pp. 21-39.
 12. Phil Deans, "Isolation, Identity and Taiwanese Stamps as Vehicles for Regime Legitimation" and Alan M. Wachman, "Stamped Out!: Carto-Philatelic Evidence of the PRC's Constructed Notion of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East Asia*, 22.2(2005), pp. 8-30 and pp. 31-55.

筆者將選擇從另一個角度——亦即中國文字的造型設計與面對書法傳統的態度——來觀看臺灣與中國這兩個中國論述製造者，究竟採取何種方式經營郵票上中文字體的視覺效果，並透過對兩地集郵者在期刊上所發表的言論作分析，嘗試將兩個政權背後的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抽繹出來，因此本文將不涉入對毛澤東或蔣介石書法藝術的美學評價，而將焦點放在兩岸郵票中所選用之中國文字造型和書法作品的政治認同功能。(註 13)

二、郵傳千里，以誰之名

郵票是近代在改進郵政事業上最重要的創造發明之一。自從 1840 年英國人 Sir Roland Hill (1795-1879) 發明郵票以來，世界各國紛紛以英國郵政為範，設置屬於自身的郵務系統。(註 14)基本上，一枚郵票是由三種要素所構成，包含了國家或地區的銘記 (inscription)、面值和主題圖案。(註 15)套句集郵圈內流行的話來說，郵票是「國家的名片」，而郵票上的國號銘記，便成了一個國家對內和對外正式的簽名，而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讓國內外的郵務人員，能夠辨識寄件者國別，以方便傳送郵件和包裹。

由於英國是郵票的發明國，因此，它也成了全世界唯一不用附註國號銘記的國家，如今只單純地在郵票上印著代表皇室的女王頭像側影。(註 16)郵票上的國號銘記有時候會加上「郵政」(post) 一詞，不過世界上有超過半數的國家都是直接使用國名。這些國號銘記或只採用該國的語文來表示，或僅以羅馬文字拼音寫成，當然也有同時使用兩種文字的呈現方式，例如本文中的中華民國郵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郵票，就分別選用了「中華民國郵票」和“Republic of China”、「中國人民郵政」和“China”做為郵票上的國號銘記。(註 17)

13. 本文標題暨文內所使用的臺灣與中國二詞，乃分別採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實質佔領的主要地理區域名稱，為便於行文而採用。事實上，若以正式名稱亦更能突顯出兩岸在郵票中爭奪中國政治與文化繼承權的事實。

14. Stuart Rose, *Royal Mail Stamps: A Survey of British Stamp Design* (Oxford: Phaidon Press, 1980), p. 10.

15. 楊未君、孫曉潔，《集郵者與郵政規章》(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97)，頁 34-35。

16. Stuart Rose, *Royal Mail Stamps: A Survey of British Stamp Design*, pp. 57-66.

17. 兩地郵票上的國號銘記曾經歷數次更動。1949 年後，中華民國郵政先是沿用大陸時期的「中華民國郵政」，而後在 1955 年改為「中華民國郵票」，至於英文部分則始終是「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